

禹貢古今合註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一

雲間夏允彝撰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夏書

禹敘水土在唐虞之際以爲夏書之首者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周太子晉曰古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共工棄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

天下共工用滅。有崇伯鯀稱遂共工之過。堯用
殛之于羽山。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
天地。比類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高高
下下。流川導滯。鍾冰禮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
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洎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
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滯。火無災
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
象禹之功。度之於軌儀。皇天嘉之。昨以天下。賜
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禹貢

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禹乃更定其制。非禹始爲貢也。此書所紀衆矣。而謂之禹貢者。以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成。民皆樂土。自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樂獻于上也。不言賦篚者。以雖曰賦篚。亦非疆爲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若貢物然。故總名曰貢。且賦者諸侯以供其國用。貢者諸侯以獻于天子。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史

記稱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禹于貢賦。始終煩經畫矣。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土。分天下爲九州也。九州本制。起于顓頊。辨其疆界。始于禹貢。周公職錄曰。黃帝授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周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及舜攝位。奠分爲三。青分爲二。及禹卽位。復九州之制。故曰。禹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洪範曰。絲漚洪水。失五行相勝之序。土能治水。

故鯀執此以爲治水之法。其施功也。惟務以土而湮之。障之以與水爭勢于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而增其勢。禹則以水性潤下。惟行其所無事。則水得其性。故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所以有成功也。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順。調五神也。又產也。言產生萬物。山者氣之包。含精藏雲。故積石布山。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疏云。必隨此州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

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蘇傳云：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曰：山行表木，奠定也。定器于地，通名爲奠。川者穿地而流也。凡水出于地，溝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命曰川水。禹治各川三百，支川三千。疏川導滯，封植九穀。國語曰：國至山川，故國將亾。山崩川竭。唐六典曰：江河自西極達于東溟，中國之大川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是爲中川。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水，斯爲小川。考工記云：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

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分。故推其高大者先正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爲兗。大河定而河之南爲豫。此分畫之要也。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故禹貢爲萬世不可易也。楊慎曰。禹貢奠高山大川。九州之名。以地分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

濟者萬古不涸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禹貢九州之域。猶可得而考也。夫治水必先敷土。土分則水自洩。亦消長之勢也。莫高山大川而山澤定位。是爲分土。刊木者法金克木。而隨山時。益烈山澤。又以火制水。此又禹之善用五行也。

冀州

冀不言疆者。以餘州所至可知。且明帝都無外也。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其地有險。

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疆。荒則冀豐。春秋元命苞曰。昴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之鎮。立爲明山。冀州形勝。袂太行之險。三面距河。首尾燕晉。表裏山河。故足領袖諸州。而雄視五服矣。唐虞以來。爲聖賢之淵藪。帝王之寶地。東河以上。西河以東。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

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朱子謂平陽蒲坂其地饒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舜能都之。而漢地理志又言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周成王封弟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後分爲三晉。冀西爲晉。冀東爲燕。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上谷至遼東。數被胡寇。有漁鹽棗栗之饒。蘇秦謂趙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

有呼池易水有碣石鴈門之饒。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此矣。冀州之域北邊戎狄。故歷代爲爭戰之區。鄭樵以爲天地設險之大。莫如江河。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雖堯舜之都。于今爲河北。在昔皆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在今平州。幽薊冀都皆爲河南地也。夫冀州三面距河。則冀又似全在河北。以今考之。自大河南徙。懷慶以下河已穿豫入徐。僅繞冀州西南之半。

而東則陸走山。東河南無復洪流襟帶之舊。舜分冀爲幽并。以北狄來王。拓境彌遠也。今則豐勝淪沒。而宣大已失屏蔽。大寧內徙。而京後僅隔一垣。古之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今盡撤其外蔽。而僅恃一墻爲隔。不亦單乎。且邊鎮有九。而其四皆在冀州之域。如薊鎮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峰口。熊兒谷。三屯營。羅文谷。寬鈿等谷。宣府中路之葛大白楊。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

東路之永寧、四海治、龍門所、大同西路之平虜、威遠、中路之右衛、水口、東路之天城、陽和、山西之偏頭關、胡峪口、陽方口、右峽口、河岍之娘娘灘、太子灘皆爲北虜關入衝要之地。設防奮武。所當廩廩矣。九州治水之次。先從下者始。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也。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東南次青。南次徐。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

而下皆準地勢。繇下而高。繇東而西。青徐楊三州竝爲東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在冀之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之水不經于兗。冀爲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冀而後兗。蘇傳曰。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兗青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

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于冀。次以兗。而終于雍。職方氏始于揚。次以荆。而終于并。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以王化之序也。序治水先下而上。序王化先遠而近。

既載壺口

載始也。雍冀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乃受河之口。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

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下流之衝。此禹治冀州。于是經始也。鯀治水始于冀。興徒役。作九仞之城。訖無成功。禹亦始于冀州。然必先導碣石。九河以達其入海之路。下流既疏。則上流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排也。水經註曰。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卽龍門之口也。實謂

黃河之巨津。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岍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屈縣今石州也。

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西南。爲河之下流。梁岐在冀西北。爲河之上流。梁岐壅塞。河出孟門之上。先鑿壺口。下流旣通。則上流水勢自殺。梁岐二山。始可施功也。梁者呂梁。岐者狐岐也。爾雅曰。梁山晉望也。山海經曰。狐岐之山。多青碧。勝水出焉。而東。

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蒼玉。水經註曰。昔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呂梁洪。其巖層岫複。澗曲崖深。石巨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昔呂梁未開。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開以通河也。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關之功。或表山以該水土。言藝者。剪其蓊鬱。與民種藝。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爲其山之鎮。鑿記所謂取材出雲爲雨者也。

既修太原至於岳陽

經始治之之謂載因舊治之之謂修記曰禹能
修鯀之功廣平曰太原岳太岳也山南見日曰
陽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南入于河此蓋導
汾也河入海汾入河二水相屬禹自壺口至太
原治河卽以治汾岳陽向爲堯都鯀極意崇防
但不察源委以致罔功禹先疏下流以殺河勢
河流既定太原以上只修鯀功自可奏功矣太
原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臺駘之所居也爲

唐國唐堯之所處詩含神霧云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其民儉而好畜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卽太岳也爾雅云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鄭玄曰山之重大者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翳無間山冀州之霍山或曰汾河之源有二一出天池一出林溪山天池俗名祁連汭卽管涔山谷也鯨隄在今開州博州亦有鯨隄又名禹隄衛州亦有禹隄通名金隄一名千里隄

今按汾水自管涔而下。西瀕省城。不數百武。地
卑濕。又河土疏。且沙淖。故善徒說者謂河出山
陘中。勢旣得遲。又值東山暴埒。注下兩觸而成。
一勝故易徙。全賴石堤堅固。乃免患。古爲金隄。
故非得已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自覃懷之地。至衡漳之旁。無不底績也。覃懷在
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
其東。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漳水

橫流入河。故曰衡漳。曾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漳水有二，出大龜谷爲清漳，出鹿谷山爲濁漳。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東流注于河。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清漳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濁漳之水。水以漳名者，清濁相蹂爲漳。章者文也，別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二漳合于上黨，色如蠟，竦數十里，方濶如圭璋之合。金氏曰：太行爲河。

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曠田皆腴美。俗稱小江南。古覃懷也。又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致功之盛。所繇來矣。

厥土惟白壤

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柔土無塊曰壤。壤。讓也。肥濡意也。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恩。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周禮大司空以天下土地之圖。

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
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其溝壟而溝封之。以土
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法。辨十有二壤
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土均之法。辨五
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
歛財賦。又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
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
渴澤用鹿。鹹瀉用豕。尺勃壤用狐。埴埴用豕。疆
藥用蕢。輕爨用犬。益焚其骨爲灰也。博物志曰。

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
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鄭玄曰。高田宜
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劉向曰。
山川汗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
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管
蒹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淮南子曰。東方
地宜麥。南方地宜稻。西方地宜黍。北方地宜菽。
中央地宜禾。管子曰。九州之土爲九十物。群生
之長是惟五粟。粟土之次曰五沃。沃土之次曰

五位。位土之次曰五菑。菑土之次曰五壤。壤土之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上頒其式曰賦。以下供上曰貢。賦通人力所出。貢止于地產。田填也。五稼填滿其中。先賦後田者。冀州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塲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盡出于田也。餘州皆田之賦。故先田後賦。田第五等。而賦第一。錯出第二等者。人功修也。此州

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此時稅俱什一，而差爲九等者，人功有彊弱，收穫有多少也。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人工作力，競得而田之曰田。賦出于田，而九州之田與賦不竝等者，何哉？冀州土厚水深，號爲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荊州

南夏之名區。故冀豫爲羅綺之鄉。荆揚爲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于田。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所以田重而賦輕也。夫夏后氏五十而貢。謂自治其田而貢其稅。畝五十而以其五貢。商人七十而助。謂借民力以治公田。畝七十而以其七助。徹則公私合併。百畝而取其十畝。皆什一也。若其授田多寡不同。皇氏劉氏謂夏之民多。商之民稀。周

之民尤少。熊氏謂夏稅百畝之半，商稅其七，周全稅之。賈公彥謂夏據一易之地，周據不易之地。然則古之民反多，而後世之民反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常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蓋古之百畝非今之百畝也。周制六尺爲步，步百爲畝。自秦至今皆二百四十步而一畝。周尺當宋尺八寸四分。當今營造尺八寸。織造尺六寸四分。則周人百畝爲今二十二畝有奇耳。夏田視周之半者，亦以尺

度代更。非田有多寡也。夏十二寸爲尺。周八寸爲尺。若亦以六尺爲步。百步爲畝。則夏之五十畝。當今田二十四畝。有奇。視周田略等矣。夫務廣地者。荒數口之家。治田五十畝。必至鹵莽。多至百畝。必至蕪棄。古聖民之厚民也。躬教之稼。敬授之時。使之繁碩。頽粟少田之入。當多田之收。故田野治而民用足。夏后氏之五十。殷七十。周百畝。正限制之。使不得廣種而鮮收也。若多予之而田必治。則唐虞三代非無田也。生人之

率大都五十年而加一倍。唐虞至周末幾二千載。其間無大兵革。而地猶足養其人。則夏后之時。水土方平。地多人少。必矣。曷爲僅予之五十耶。八口之家。精于治田。不過當今之二十畝。不可益也。且井田之制。世業世祿。相傳已久。溝塗經界。爲力甚難。三代更命。若皆一一更張。不煩擾乎度。其時不過更易尺度。以爲一代之典。曰五十曰百。止易其名數。不易其封殖。亦略舉其成數言之耳。今考歷代田賦之制。詩疏言神

農始造田。謂之田祖。通典謂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間爲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于黃帝。成于大禹。漢食貨志謂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耨。長終畝。一畝三耨。又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鹽鐵論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籍一。漢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

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董仲舒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用商鞅除井田。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又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依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制田賦之外。有口賦。有算賦。民年三歲出口錢二十。至年十四而止。十五歲出算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武帝增口錢之三。以補車騎馬。而口賦始二十三。

爲率其口賦已重于田賦。唐制人授田一頃八
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民二十一爲丁六
十爲老。凡授田者丁歲輸粟稻謂之租。丁隨鄉
所出歲輸綾絹綿麻非蠶鄉則輸銀謂之調。用
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折絹三
尺謂之庸。其法以人丁爲本。後以戶籍散亂。田
畝賣易。楊炎遂作兩稅。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
過十一月。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而冀州
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皆無之。王

畿之外八州皆以田賦當供者市易貢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卽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作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季世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又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于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楊炎三代之井田之良法壞于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于炎蘇徹曰三代之君畫井田開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

既成仁政自成。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于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下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復可知。貧者急于售田。則稅多而田少。富者利于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矣。丘濬曰。三代之貢助徹。亦是視田而賦之。未有戶口之賦。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外不

得毫有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于稅外別有徵求。此時弊，非法弊也。國朝稽古定制，以天

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夏稅秋糧，歲有定額。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法一定而可守。至于今，不免稅外徵求，亦時爲之耳。鄭介夫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使貧富強弱，無相過，各有其田，得

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爲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

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畛徑以立其隄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商鞅開阡陌。乃有豪強兼并之患。然未明以田與民也。官不得治而民乃自占爲業耳。迄于漢。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但隨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而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券信。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爲私田。而井田永不可復矣。若治田務農。古之聖主。無不以爲重事。國語曰。

歲孟春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弗震弗渝。脈乃弗泄。溢爲災。膏穀則不殖。于是舉籍田之事。王耕一垆。公卿大夫士以其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詩云。其耕翼翼。利也。其耕澤澤。深也。其播函活。淺也。其苗厭厭。疏也。其庶絲絲。密也。其穫桎桎。粟粟。開百室。竝納而百室盈寧也。呂覽任地篇曰。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棄

畝下田棄剛。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又無螟蟻。六尺之耜。所以成畝。其博八寸。所以成剛。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辨土篇曰。耕之道必始于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耨。爲其惟厚而及餒者。莊之堅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三盜者。地竊苗竊草竊也。其爲畝也高。

而危則澤奪。陂而埒。見風則蹶。高培則拔。寒則
彫。墊則修。虛稼先死。衆盜乃竊。畝欲廣以平。剛
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土不安則
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播而不發。墟
殖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今按冀
州之地。其在山西者。太原以北。地半鹹瘠。不毛。
踰月不雨。千里盡赤。方秋卽霜。凋瘁又早。且糧
多輸邊。凶歲亦難蠲。而倉庾頻匱。鮮有三餘之
蓄。運道陸險。殊無舟楫之便。田賦竝困矣。其在

北直者田功不修膏腴甌脫昔元虞集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其言良爲石畫而丘氏濬以海水多鹹鹵必築隄所以闢鹹水之入疏溝以導淡水之來然後可耕則亦未明于地勢也閩浙多山水源亦短海潮入江多得鹹水故作爲牐壩礮堰用以留淡截鹹廣之三江吳之吳淞婁江揚子青徐之河淮水行平地源大而流長淡水入海

遠者一二百里。猶不受鹹。鹹水安得入于江河。而須控引乎。直沽之水。其源自大河以北。幾半天下。上流水多。與江淮略等矣。其地甚卑。九河之下流。一遇霖潦。直與海平。欲疏去之。無法而可矧。爲長隄。限之。耶。自津門東抵大沽百九十里。日再潮汐。盡用之。穀不可勝食。地下苦澇。擇其近河高處。以爲稻田。他諸旱種。甚宜二麥。畿輔可稻者甚多。不止直沽也。徐貞明嘗言西北水利。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潏而土

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
卽通。而水與田平。皆可田。如密雲、平峪、三河、薊
州、遵化、遷安、盧龍、撫寧、豐潤、玉田、懷柔、昌平、順
義、涑水、寶坻、房山、涿州、新城、雄縣、任丘、良鄉等
處。又言開水利有十四利。其言甚悉。蓋燕地督
亢之水。向爲盈溢。滹沱易水。竝可灌溉。况在甸
服。治農尤根本重務。不可不亟亟矣。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

二水旣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恒水

出恒山北谷在真定縣東入滹水衛水出恒山
靈壽縣東北入滹沱高平曰陸陸鹿也水流漉
而去也禹河自瀘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及其
已過信澤則西山勢斷曠然勢平此地謂之大
陸冀州于田賦後記此者說者以爲成功遲也
然帝王經畫畿輔之意深矣是時京師無漕輓
之仰給而坐擁千里以自贍使地利不盡而野
多曠土何以佐經費而賦額又最重寧忍厲民
以取盈如覃懷大陸一帶彌望沃野皆堪耕作

而洪水初退之餘。因之樹藝。其收必倍。故記之。以見力穡爲天下倡。亦以實京師而壯根本也。乃連言衡漳恒衛。豈冀州水無大此者。蓋大河之旁。其地最苦崩。嚙橫決。而得一二支水。疏引穿渠。以便灌溉。尤于耕作爲易。故連言之耳。直隸名勝志曰。東鹿縣本禹大陸地。以滹沱水環之。故名。爲大河所經。受滄涕諸水。夏潦時。漳水滹沱南北二澤交注。其澤東西經三十里。直接隆平任縣。俱百餘里。漳滹二水遠徙。可以耕種。

管子言恒山之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獲。適時真
定。亦有募南人緣水墾田者。歲入甚饒。後以滹
沱溢而盡敗。遂廢之。是懲噎斷食也。行水之地。
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
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不可強也。真定尤滹沱
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哉。今致力當于水之源。
先其源則流微而易禦。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
衝激泛溢之虞矣。滹沱源出代郡秦戲山下。滙
爲三泉。流稍延曼。循大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

海。班固叙九河謂之徒駭也。

島夷皮服

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島物所赴。如鳥之下也。夷居其上。常衣鳥獸之皮。水土既平。以皮服來貢。因俗以示羈縻。見王者之無外。諸夷不責其貢。效誠亦不拒也。北地寒。故服用皮。南地暖。故服用卉。大戴禮曰。東辟之夷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白虎曰。東方九夷。

獻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立夷風夷陽夷。

夷者。傳狄。

無禮義。鄭玄曰：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今遼左近朝鮮海西界，冀東北邊夷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三面距河，且有賦無貢，貢道可無記也。唯北境絕遠者，浮海而來，繇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夾掖也。碣石海畔山，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

從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水經注曰碣石在驪城縣西南。漢武嘗登之以望海。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山巔有大石如柱形。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柱橋。韋昭指爲碣石也。杜佑曰碣石在樂浪郡。長城起于此。東截遼水而入高麗。禹貢右碣石。在平州南三十餘里。則高麗中爲左碣石也。又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關鎖水口。

殆天造也。自河旁地淪于海，碣石去岍五百餘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卽冀河入海故道。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兗者。蓋必入山海關，從永平薊州方至兗，遠矣。若屬青州，一帆可達。故以遼東屬青，遼西屬冀。今按碣石在山海關。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轉入遼境，金復州南岍卽登萊二府界也。國初尚通海運。山東之賦，浮海給遼。今久廢矣。昔秦始皇起皇睡瑯琊，負海之粟，轉輸

北河。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元時漕東南粟于燕。歲幾四百萬石。天生鉅海以爲國家饌道。何爲久置之。近者旅順未失。頗由海通饌。然無益大計也。又案唐神龍中。姜師度于薊州北漲水爲溝以備契丹奚之入寇。宋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闕。每歲胡騎多由此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以實邊廩而限戎馬。蓋宋失燕薊。

以內地爲邊。故恃塘灤以設險。今塘灤不必如宋。而濬溝洫以興農制虜。則不刊之長策也。

帝都論曰。北龍有燕山。卽今京師也。以燕然山脉盡此。故曰燕山。自崑崙之中派。綿亘數千里。至于闕。歷瀚海。出夷入陌。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入中國爲燕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洋。方廣千餘里。黃河前繞。鴨綠後躔。而陰恒太行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灤河潮河。桑河。易河并諸小水。夾界分明。所謂燕山帶。

海有金湯之固也。唐虞之都。以河溢爲患。周洛邑以備守之難。太梁平夷無險。臨安僻處一隅。金陵形勝。雖優而垣氣多泄。兩淮地勢。卑下皆非建都之宜。故惟京師爲上。關中次之。東漢所都之洛。又次之。

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又端也。陽精端端。故其氣穢殺也。元命苞曰。五星流爲兗州。分爲鄭國。其地

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後爲衛地，有蔡間濮上之阻，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濟或作洙者，二濟同名也。清濟濁河，足以爲固。此王公所以設險。然以兩巨浸并在一州，水患可知。黃河自三代以前在兗之西，故兗地爲河東。自周定王時，舊道湮塞，河堤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王氏炎曰：周定王時，河徙已非故道。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

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竝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清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入博川。屯河始塞。後又決于平原。則東入濟入青。以達于海。而下流遂與濶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濶川。夫河不行于大伾之北。而道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不合矣。或曰。今兗州與古兗若何。曰。古之兗。兗也。今之兗。徐也。合兗徐而治之也。禹分兗。徐各置一牧。周并徐入屬青。

又分青屬兗。自濟以南皆屬焉。及周公封于曲阜。伯禽爲魯侯。遂主泰山之祀。故合徐兗而治之者。昉諸魯之受封也。

九河旣道

九河一徒駭。謂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二太史。謂大使徒衆。通其水道也。三馬頰。謂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四覆釜。水中多渚。形如覆釜也。五胡蘇。胡下蘇流也。其水下流也。六簡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七絜絜。苦也。言河水

多山石。治之苦絜也。八鈎盤。言河水曲如鈎。屈折如盤也。九鬲津。言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禹之治水。先從其下處治之。下流旣殺。則上流自淺。九川旣通。則導河之功過半矣。故治水之功。必始于九河。或謂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者。非也。蓋河患惟兗爲甚。蓋兗州平曠。無兩崖之束。所以潰決常在此。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也。河過大陸趨海。勢大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河獨行經流。禹于旁近。

疏鑿以殺其溢也。漢成帝時，馮遂言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哀帝時，平當言九河今皆冥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宜博求能濬川疏河者。王莽時，關竝言河決率于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可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韓牧以爲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余闕曰：多其委，使河之

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患特甚。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偶合于禹迹。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而河又南徙。乃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按九河在今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爲淪入于海。又或以爲齊桓填闕八流以自廣。止存徒駭。

不知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旣改。則九河漸湮。豈得經流旣息而支流仍在乎。縱非海水淪沒。其故迹豈可得而復求乎。且曲防桓公所禁。塞河宜非齊所爲也。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閘封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倍之。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淵深。故自古瀕河之地。每有非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彌漫橫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岬。數年之後。下流旣淤。則中流河底又以。

漸而高而河又不容於不徙矣。既徙之後則故道遂爲平陸無足怪者。所以不可復尋也。宋太祖詔曰。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峴。自戰國堙塞故道。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患勿弭。李垂曰。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九河奚利哉。要以入海之所。固宜分疏之。使速泄。下流速泄。則上流不壅。河之利也。若未及于海。

則流分力弱無以刷沙適壅之矣故曰河不兩行兩行且不可况九河歟

雷夏既澤

洪水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今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此濟水所鍾濟治而雷夏始成其爲澤也雷夏大野荷澤孟渚皆沛水也或爲所絕或爲所經或爲所溢然實分二派一出河入海而會于汶此兗州雷夏豫州荷澤孟渚之濟也一從淮入海而合于泗此徐州大野之濟也山海

經曰雷澤中有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舜
漁于雷澤卽此也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
用也水艸交厝名之爲澤左氏傳曰澤之莞蒲
舟鮫守之雷澤今已涸

灘沮會同

河出爲灘濟出爲沮河濟爲兗之大川灘沮治
而兗境無復水患矣二水勢均故曰會同會同
朝宗皆天子見諸侯之禮而以爲喻許慎曰汭
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灘東入于泗水經

汜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獾則灘水卽汜水也
灘之下流入于睢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其
沮水歟韓邦奇曰今考汜水乃河之別流在豫
州者浚儀陰溝在河南祥符蒙在陰溝之東汜
流至此名爲灘卽曹縣之黃水東歷徐州境入
泗水泗出兗州泗水縣陪尾山歷濟寧徐州至
邳州宿遷縣入淮古時汜泗皆在河之東故灘
入泗今河徙而南灘在河西泗在河東灘爲河
截斷今入河矣沮水一在開封陳留縣徑睢州

寧陵縣一在夏邑縣經永城至南直宿州皆流入泗今一入河。一入淮。二水皆豫徐之水。去兗尚遠。經所謂濶沮會同。濶乃河之別流。出于兗州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荆。或出梁也。河既徙而南。則濶爲平地矣。山東濟南固有濟之別流。小清河是也。則別是一濶沮也。汲非汴水。今章丘縣有潔水入小清河。亦河之別流。與濶異稱者。或稱灤。或稱潔。一水也。此其究之濶沮會同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兗州寡山而夾于兩大流之間。其民皆山居巢
栖以避之。水害既除，民乃下高丘，居平土，就蠶
桑也。禹貢惟冀揚梁雍不貢繭物。兗篚織文，徐
篚玄織，編荆篚玄纁，璣組，豫篚織績，青篚麋絲，
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于兗。蓋濮水之上
是名桑土。史記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
等。古稱齊人織作水紈繡綺，號爲冠帶衣履天
下。濮州志曰：兗之桑濮爲上。入其境，蔭蔽阡陌。

當蠶而治絲帛者。比鄰至不相往還。帛成可以
衣舉室。其餘則貿之。衛稱抱布貿絲。蓋自昔而
已然歟。孟子鄒人也。故論王政曰。樹墻下以桑。
亦所素習耳。夫聖王之利天下。其大者農桑而
已。序成于冀。曰旣作。于充曰旣蠶。水土初平。率
天下耕而食。織而衣。卽冀充之間。自能辨之。寧
事東南之秔稻。吳越之杼軸哉。晚近燕趙齊魯
之區。率事榆怠。農桑失業。而西北日貧。東南並
困矣。桑葉沃。若是爲神木。禮記桑于公桑。風戾

以食之。鄭氏云。及早涼風戾之。使露氣濕。乃以食蠶。蠶性惡濕。鄭氏曰。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月令曰。季春無伐桑柘。愛蠶食也。孟夏既登。八月載績。伏羲氏化蠶爲絲。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荀卿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有父母而無牝牡者歟。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喜濕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王盤農書曰。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椹。魯桑少。

樞葉薄而尖其邊有辨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
堅勁者皆荆之類也桑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
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
而心實能久遠宜爲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
不能久遠宜爲地桑然荆之條桑不如魯葉之
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
魯桑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丘形四方高中
央下爾雅曰非人爲之曰丘天下有名丘五其
三在河南二在河北廣雅曰小陵曰丘方言曰

冢。大者謂之丘。九州惟兗雍言宅者。雍最高。兗最下。故舉以包餘州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色黑而墳起。有膏肥也。繇。茂條長也。兗無高山而平地。河患爲甚。今且可蠶可居。而草木茂蔚。稱樂土矣。而土色獨黑。豈以久受水之故耶。關鎮志曰。西北之風雄以烈。其土燥以墳。其產朴以悍。東南之風雌以順。其土沃以濕。其產靡以從。故君子首西北而尾東南。木之爲言觸也。氣

動躍也。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者，其政升平。則艸木豐盛。稽命錄曰：出號施令，合民心，作樂制禮，得天心，則艸木有益于人者長，以養民。王者得禮之制，澤谷生赤木，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周官雉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歲欲豐，甘草先生。歲欲苦苦草先生。歲欲惡，惡草先生。歲欲旱，旱草先生。歲欲疫，病草先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正也。充賦下下。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賦在第九而猶必至十三載。然後同于他州。充境最狹。且迫河患而土曠產薄也。必十有三載者。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史記太歲在子早。明歲美。至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歷十二辰而豐隆可定。始可得其大同之法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地塗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舜作食器。流漆黑其上。諫者十餘人。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中。而後世譏之。貢漆何爲。蓋世漸遠于茹茨。而踵美增華。宗廟宮室。有宜于增飾者。卽聖人不廢也。篚而入貢以示敬。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而球琳不與焉。或謂精者入篚非也。禹制貢皆服食器用。斯稱惟正之供者乎。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貢于篚者入于女工。故以貢篚別之。漢世陳留

襄邑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錦美也。周禮太宰以九貢制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苻貢。九曰物貢。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水山多漆。刻漆多于鷄林日出之始。過此則陰氣淪。陽氣升。無所獲也。周禮載師漆林之征。史記曰。漆千大斗。比千乘之家。漆樹以斧破其皮。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斯成漆矣。詩曰。素絲五紞。五緘五總。周禮典絲掌絲入。

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恍氏凍絲以澆水。漚其絲。一蠶爲忽。十忽爲絲。蠶眠坐繭。二繰成絲。唯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述異記曰。沮渙二水。波紋皆若五色。故名績水。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綆麻索縷。手經指絰。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蓋織之始也。

浮于濟。潔達于河。

順流曰浮。濟入河而南出，漯則河之支流也。堯之貢賦，浮濟浮漯，各從其便。達河則達帝都矣。或曰從漯入濟，從濟入河。正義云：二水上承黃河。繇淄青之北入海。禹醜二渠引河，其一漯也。而漢末河并行漯川。其後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或曰漯卽濟水。泛溢湍漯無涯。因名曰漯。風俗記曰：漯水東北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則此水盈耗有時也。至唐高宗以濟漯絕不相屬，疑禹貢所記非實。許敬宗曰：禹

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伏流過河而南出爲滎。古者水官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分。皆能識之。是亦一說也。名勝志曰。濟河從長清縣東北界分流入漯水。穆天子傳。天子東征。釣于漯水。此也。圖經。漯河發源頓丘。出東武陽縣。經博平至州境。一統志曰。漯河在章丘東北七里。源出長白山。西北流入小清河。小清河一名灤水。卽濟之南源。東昌府志曰。漯河在高唐州西二里。卽黃河支流。

海岱惟青州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青于中國爲正東。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名。元命包曰。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當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青州爲營州。卽其地也。蘇秦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四塞之國也。司馬遷曰。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膏壤千里。洋洋乎固大國。

之風也。青州之海，謂之渤海，又名小海，北自碣石，南至沙島，是謂渤海之口，濶五百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卽所謂尾閭也。夫東方之極，自碣石通朝鮮諸國，直抵扶桑，一望無際，外控夷落，內衛中夏，則青州形勢，斯爲險絕矣。國初防海之兵，設有三營，登州營以控北海之險，文登營以控東海之險，而卽墨營南望淮安，片帆可至，視二營所係尤重。若沿海島嶼環抱，可爲天造。

之險亦可爲逋逃之藪。利害等也。泰山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萬物相代于東方也。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于岱宗也。應劭曰。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金氏曰。岱起東方爲中國水口。表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卽原山。濰水出其西。淄水出其東。東卽蒙艾。爲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濰水所出。西南卽泗水所

出按齊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武王封太公于齊。未得薄姑之地。成王時滅薄姑。益封太公。遂有全齊。齊所以爲齊。天齊也。蓋臨淄有天齊淵。以此建國命名耳。古稱秦得百二。齊得十二。稱東西秦。兼煮山鑄海之利。故富強甲天下。或曰。今青州與古青州何若。曰。古青州合登萊濟南地。今青州特古青州一隅耳。自秦以前。青州尚未分析。漢始分青州。西境爲濟南。東境爲北海。齊瑯琊千乘。東萊五府。而古青州之域不可

復考矣。

嵎夷既略

嵎夷卽堯典羲仲所宅也。略者封殖以正疆界。開畛以墾田畝。又用功少曰略。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嵎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與于淄濰。故先言之。

濰淄其道

濰水出濰山。北至都昌。入海。淄水出原山之陰。

東至博昌入濟。既道者禹爲之導也。其道者水得其故道也。濰水俗名淮河。淄多伏流。俗謂上下有十八漏。相傳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也。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之西南。雖距岱而無羣山之險。故嶠夷略而瑯琊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而非橫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青視他州。施功爲甚易也。先土後水。與他州異。以青州水患淺。地平。不盡繇水。

治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土有二種也。青幽之間凡土高且大者謂之墳。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濶地皆斥鹵。故云廣斥。煮鹽最苦。積潦水害不除。廣斥亦不能成鹽矣。州境濱海者三。而青土獨舉海濱。以鹽利所開。志其始也。水性味鹹。而海水獨苦。鹹者亢極而反之義也。水極則反火。乃爲鹹苦。然遇土而煎熬爲鹽。則純鹹矣。是

藉土以制其太過。遂復本性也。古者夙沙氏始
煮海爲鹽。其後又出河東大鹵。臨邛火井焉。今
則所在有之。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臬。鉛松怪石。萊夷作
牧。厥篚檿絲。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需。祭祀共
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饋羞共
飴鹽。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又曰。楚有汝

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自管仲始興鹽筴。以奪民利。漢興除山澤之禁。至孔僮。桑弘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權。昭帝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弘羊反覆論難。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以用不足。復逮。自此之後。禁權與古今相終始矣。蓋管仲鹽筴止于齊。而吳越尚未權也。兩淮煮鹽。自漢武帝官與牢盆始也。專置鹽官。亦自武帝令大司農分部置幹鹽。

官始也。鹽利之重，自唐劉宴始也。其初止四十萬緡。至大曆，乃至六百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矣。籍民業鹽，自唐肅宗置亭戶始也。今商人輸粟塞下，增其直。自宋太宗置交引法始也。至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紹興末年，泰州海寧一監三十餘席，爲鈔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

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常賤則邊利也。令商自爲辦而國無輸將之費則國利也。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粟二斗五升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于左筐盈于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給艸蕩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

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價開中。越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鹽司也。自度支葉洪始也。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商之重困。自守支始也。次同買魚鱉。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者矣。竈丁之困。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并兼。鹽課爲其乾沒。竈

丁不過總催家一傭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爲生。欲無逃亾。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至重矣。而每引必搭餘鹽。雖餘鹽與引價互相消長。總之極重難返。又加以舊割沒新割沒。而舊法盡壞。明導之以藪弊矣。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欲以重法禁其私鬻。將能行乎。至竈戶貧則盡鬻其蕩。而蕩與竈離。今欲追蕩還

竈而在籍之竈皆徙而他業。今之煮鹽者皆沿海貧下之民耳。是竈戶與鹽丁又離也。官冗胥奸。交通爲弊。侍御史出按鹽。一歲卽易。豈能窮奸。而運司之官。又皆爲劣轉。鮮能潔清自勵。大弊之後。非大變其法不可。徐氏光啓以爲宜如郡縣其地。悉以鹽場分授竈商。歲收其稅。而不問所之簡而易行。誠良法也。今之行鹽有四。一曰末鹽。海鹽也。兩淮兩浙長蘆閩廣皆是也。其次顆鹽。池鹽也。解州所出也。又次井鹽。鑿井取

之。在川蜀。又次崖鹽。生于土崖之間。陝中有之。
凡海必于隈曲處生鹽者。水性以潤下爲鹽。不
曲拆則終不成鹽也。又海鹽必煮而後成。而徐
氏光啓以爲日曬卽成。今兩淮頗有之。可推行
也。絺葛之精者。堯儉故夏曰葛衣。禮終絺綌不
入公門。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葛屨可以
履霜。升越弱于羅紈。周禮掌葛。掌以時徵絺綌
之材于山農。錯雜非一種。畝是兩山之間。流水
之道。周禮嬪婦化治絲枲。枲麻也。古者庶人耄

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皂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皂、表、鉛、青、金也。能殺蟲毒。古稱黑錫、黑鉛之錯。化成黃丹。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誠得數也。草青莖赤。秀下有鉛。北土無松。故取于岱。詩曰：狙狽之松。狙狽與岱相接也。又曰：松桶有寫。路寢孔碩。松桶有挺。路寢孔安。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時則松爲常生。怪石亦取爲器用。石者金之根甲。石流精以生水。水生木。木含火。土山多雲。鐵山

石。石者氣之核也。土精爲石。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又地以石爲骨。山多大石曰嶧。大石之形嶧嶧然。山多小石曰礫。每石堯堯。獨處而出。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姓寶用。是生石華。泰山之谷。出此五物也。作牧。海水患息。始芻牧也。上古牧養之盛。在海岱之間。故禹貢獨稱萊夷作牧。糜絲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取爲繒帛。尤堅韌難做。中琴瑟弦。糜絲出于萊夷。玄編出于淮夷。織貝出于島夷。故青揚徐叙于厥貢之

下。兗州專言絲貢而青州則有絲枲。聚絲絺卽
水紈之類。齊魯桑麻之業爲獨饒矣。海物有資
服食器用者其種非一。故以惟錯總之。今人所
謂海錯非怪奇耳目之玩。則魚蛤疏甲之微。非
古之意也。然海錯今盛于嶺粵。而海岱則微。鹽
利今盛于淮滄。而海岱亦不逮。絲枲不及三吳。
怪石不及徐碭。三代而下。利孔日開。貢額絕異。
非山川物變。有時而變也。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有濰淄二水不通河汶出原山西南入濟以達河青州有三汶有入濰者有入沂者而此入濟之汶則今所謂大清河也大清爲濟正竇挾汶入海故漢以前不謂之汶而謂之濟自河南徙而濟水中枯止汶水北流汶自爲汶而不可名濟矣今所謂大清河者第得汶之首尾而實以東平諸泉繇濟故竇入海益亦不得專謂之汶矣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自元人引以濟運而入海之道已湮今汶之水南接淮泗北通白

衛。而漕渠實嘉賴之。嘗考汶水合北濟故瀆以入海。泗水合南濟故瀆以入淮。此水經故道也。

自元憲宗遏汶南流入泗。以餉宿蘄戍邊之卒。

謂之引汶入濟。此堽城壩所繇始也。至元世祖

以江淮水運不通。開渠以導汶入洸。復置牐以

遏泗。會洸合而至任城。會源牐南北分流。此天

井。開所繇始也。二十六年。又開河繇西南達西

北。直屬御漳。謂之引汶絕濟。此會通河所繇始

也。國初會通河塞。永樂九年。濬其故道。遏汶

水全流入于南旺。分而爲二。六分北流以達御
漳。四分南流以接沂泗。此南旺所繇分也。然會
通初開。未受河患。行之百年。安流無警。至正統
景泰以後。河決祥符黃陵諸口。橫貫張秋運渠。
東流入海。而運受河患于北。于是務築塞以防
之。此張秋決河所繇平也。正德嘉靖以後。決曹
單諸口。直貫魚臺場口。東南入淮。而運受河
患于南。于是務開渠以避之。此夏鎮新河所繇
成也。蓋沂泗汶洗諸水。挾百八十泉之流。互相

轉輸以入于運。國家金口之堰修。而泗水盡入于漕。戴村之堰修。而汶水盡入于漕。張秋之功成。而河之北決塞。夏鎮之功成。而河之南道徙。故漕之利在汶與泗。其要害在河。然漕之資汶者其正也。資河者非也。當河之未南徙也。以汶泗諸流濟三千餘里而未嘗不足。自淮達濟。自置隄防。惟恐黃河衝入爲害。及河之決而入運。也不虞其泛濫。則虞其淤塞。雖有山東諸泉。不復爲運河之利益。黃河未來之時。運脉全賴諸

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之尺寸之水盡爲漕用黃河旣來而運道不資于泉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于是徐洪以下專恃河爲運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此以病爲藥也惟是以汶濟運其利良多而一汶三分頗拂其性當其大溢則不決戴村卽直趨坎河建瓴而下南流遂微嘗有爲石灘于坎河之口以塞其東注者但重運水渴之時則有隙以泄水伏秋水溢之時又無路以通沙淤日積河身日高非計也若

滾水大壩以沙不能衝出。其弊亦與石灘等。今
惟時濬正河見流之身。挑去淤沙。正河既順。則
入坎河漸微。坎河口則連建數閘。以時畜泄。漕
不苦涸。而東原之田免沮洳之患。庶乎可矣。